

增批古文觀止

仿宋大字
增批古文觀止讀本

洋裝六冊

實價五角四分

民國廿七年八月三版

版權所有

校勘者 驥江鍾際華

出版者 上海大文書局

印刷者 上海大文書局

發行者

北浙江路海甯路
上海大文書局發行所
甯安里三十八號

此書敘士
遇知己之
樂遂首援
周公之言
蔡之流言
召公之不
悅以形起
而自比千
聖門之徒
坡公之推
尊梅公與
陰自負意
亦極高矣
細看此文
是何等氣
象何等采
色其議論
眞足破千
古來俗腸
絕妙

增批古文觀止卷十一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鵂讀書至君奭嘗竊悲周公之不遇。

鴟鵂國風篇名周公相成王管蔡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鴟鵂之詩以貶王君奭周書篇名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乃作君奭○劈頭數

周公起及觀史史記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

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

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

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才吾為爾宰夫天下雖

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接手又羨孔子更奇乃今知周公之

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

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

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富貴而不樂貧賤而足樂此周公所以不如夫子也○雙收周公孔子暗以孔子比歐梅以其徒自比意最高而自處亦高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陽為人如古孟軻

韓愈之徒

先出歐陽公

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

次出梅公

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

而自樂其樂也

歐梅之樂只虛寫妙

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

即作詩及詞賦之類

求升斗之

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視其門

欲寫其得見先寫其

不得見文勢開拓

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

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

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此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考試禮部進士

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特與共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會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不為世俗之文應上脫去世俗之樂正見知己

處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

祝

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

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

以上敘歐梅之識拔自己之遭遇極為淋漓酣暢

退而思之人不可

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

應在富貴貧賤

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

只就喜雨
亭三字分
寫合寫倒
寫順寫虛
寫實寫即
小見大以
無化有意
思愈出而
不窮筆態
輕舉而蕩
漾可謂極
才人之雅
致矣

矣。占地步多少苟且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

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自東坡說出自己之真樂乃一篇之關鍵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

哉游哉。可以卒歲。引成語四句收住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

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

軾願聞焉。末復以樂乎斯道專頌梅公是樂字結穴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起筆便將喜雨亭三字折開倒點出已盡一篇之意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

也。釋所以志喜之意周公得禾。以其名書。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周公嘉天子之命作嘉禾漢武

得鼎。以名其年。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汾水上改元為元鼎元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

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引古作證予至扶風之明年。

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

先記作亭是歲之春。雨麥於歧山之陽。其占為有年。縱一筆下便可既而字轉文始曲折既而

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

跌一句借憂字形出寫字

越三日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

以為未足。

又跌

丁卯大雨。三日乃止。

次記

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

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忙於野。

慶歌汴三字易法

憂者以喜。病者以愈。

次記

而吾

亭適成。

緊接此句妙雨更不可不喜喜更不可不志志喜更不可不以名亭在此

於是舉酒亭上。以屬

祝

客而告之。

開出

波濤曰。五日不雨可乎。

更五

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則無麥。

更十日也

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

同

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

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

以無雨之變形出得雨之可樂

今

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

應前示不忘結住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

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

如

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

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

一眼注作亭却不肯一筆便說亭

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

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

冥。

通篇只是興成廢毀二段一寫再寫悲歌慷慨使人不樂然在者有足恃者有蓋其胸中實有曠觀達識故以理至出爲高文若認作一篇譏太守文字恐非當日作記本旨

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歌非餘文蓋喜雨固不必志而志喜雨何故卻於亭此理環未說出因借歌以發之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筆亦凌虛而起四方之山莫高於

終南。終南山在陝西西安府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也。附以至近求最高

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

理有不當然者。應宜若句此凌虛之所爲築也。點出方其未築也太守陳

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履行

於牆外。而見其髻也。計曰是必有異。敘未築台之光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

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

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敘既築台之後作然不知二句正寫凌虛意公曰是宜

名凌虛。點出名台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點出軾復於公曰。物

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提句寄想甚遠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

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台從無而成。是說興成。廢興成毀。相

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畝田。皆不可知也。台之有而無。是說廢毀。嘗試與

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也。祈年臺泉。皆宮名。其南則漢武之

長楊五柞。昨○長楊較獵之所。五柞祀神宮。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仁壽隋文宮。名九成。唐太

宗所建宮。以避暑。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

臺而已哉。例興成。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

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邱虛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例廢毀○憑弔今古。唏噓感慨欲歌

泣欲夫臺猶不足恃。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

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推進一層說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

之存亡也。託意有在而不說出妙既以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超然臺記

蘇軾

是記先發超然之意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樂字是一篇主意非必怪奇偉麗者也。

然後入事
其敘事處
忽及四方
之形勝忽
人四時之
佳景俯仰
情深而總
歸之一樂
真能超然
物外者矣

舖糟啜醢

醢薄酒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

而不樂。

此即蔬食飲水樂在其中。單食瓢飲不改其樂意。○一起便見超然。

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

而禍可悲也。

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指富貴利達美

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

多。

不超然則不樂。是謂求禍而辭禍。福可喜禍可悲。今以求福辭禍之故而多悲。少樂是求禍辭福也。

夫求禍而辭福。

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蓋蔽也。承上起下。彼遊於物不內。而不遊於

物之外。

反超然說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

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

即孟子勿視其巍巍之意

如隙中之觀鬪。

又烏知勝負之所在。

喻眼界之小

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悲哀

乎。此段言游於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游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

予自錢塘移守膠西。

錢塘屬浙江杭州。膠西即膠州。屬山東萊州。○入題

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不椽不斷背

湖山之。而行行桑麻之野。

安得超然

始至之曰。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

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春食若夏食葉秋食花冬食花○安得超然人固疑予之不樂

也。反跌一句起下文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

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正寫已之安往而不樂於是治其園囿。潔其

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安邱高密二縣名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

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完

作台事○上寫因樂而有台下寫因台而得樂放意肆志四字正為樂字寫照上下關南望馬耳常山。二山名秦漢間高人多隱於此出沒隱見。

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南而其東則廬山。即秦始皇遺廬生入海求美門子高者秦人

盧敖。秦博之所從遁也。東西望穆陵。關名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即此然如城郭。師

向父公齊威公。即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西北俯濰水。韓信與龍且戰夾維水而陣即此慨然

太息。思淮陰。韓信封淮陰侯之功。而弔其不終。北○憑今弔古感慨淋漓超然山水之外臺高而安。深而

明。夏涼而冬溫。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

寫人擷聲園蔬。取池魚釀。娘去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擷將取也釀酒

却放鶴亭
 隱士之好
 鶴乃於顯
 外尋出酒
 字與鶴字
 相對兩兩
 相對真見
 得南有之
 樂無以易
 隱居之樂
 其得心應
 手處最讀
 之人能發
 文機

爲釀秫稷之粘者即糯也。澹粗熟而出之也。脫粟纒脫殼而已。言不精鑿也。○寫人與台之曰用平常。○樂字一振。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點台名字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應前安往而不樂乃遊於物之外。外句超然之意得此一結更暢。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

神宗年號

十年秋彭城

彭城今徐州是

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

半扉

雲龍山在州城南張天驥隱也

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六○麓山足升高

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

先點作亭

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

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

承寫因異境作亭

春夏之交草木

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

又從異境上摹寫一番

山

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

馴順習也

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

或立於陂田

卑澤障曰陂

或翔於雲表暮則俟素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

鶴亭

次點名亭○一段敘事錯落多致

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

亭而樂之。

落飲酒二字作後案

挹山人而告之也。

挹酌

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

之君。未可與易也。

三句是一篇綱領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易中孚九二爻辭言九二中孚之實而九

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如鶴鳴於幽隱之處而其子自和之也

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

詩小雅鶴鳴之篇臯澤中水盜出所為坎從外數至

九喻深遠也言鶴之鳴在於九臯至深遠矣而聲則聞於天猶德至幽而有至著者焉

蓋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埃之

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

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

衛懿公好鶴出則鶴乘軒而行一日敵至欲禦之皆曰公有鶴何不以禦敵及煩吾為遂亡國

周

公作酒誥。

酒誥周書篇名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周公作酒誥以教之

衛武公作抑戒。

抑戒即詩

大雅抑之衛武公年九十有餘作抑戒以自戒其三章云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

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

晉劉伶阮籍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與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嵇康為竹林七賢○引鶴從上名亭

來飲酒從上飲酒來

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

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

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

應上隱居之樂三句遠想遠韻筆勢潤翻

山人欣

世人不知曉
石鐘命名
之故始失
於舊註之
不詳繼失
於淺人之
俗見千古
奇勝埋沒
多少坡公
身歷其間
聞之直察
之詳從前

然而笑曰。有是哉。仍就山人作收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歌放鶴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歌招鶴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彭蠡鄱陽湖。元鄆道元注水經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一說也。人常疑之。疑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一駁伏下。簡字案至唐李渤。少室山人唐順宗徵為左拾遺。稱疾不至。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音北音清越。音商音抱。音浮止響騰。餘韻徐歇。抱鼓槌也自以為得之矣。一說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疑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無數疑案
一破盡
爽心快目

一駁伏下元豐神宗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齊安臨汝皆邑名而

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時公之長子蘇邁爲饒州府德興縣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

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此

李渤之故智余固笑而不信也。仍然是疑轉下有勢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

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示聞

人聲亦驚起。磔磔窄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慨且笑於山谷中者。

或曰。此鶴鶴也。一段點綴奇景慘淡凄其侵人毛髮伏下士大夫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奇余方心動欲還。折筆而大

聲發於水上。噌增吡宏如鐘鼓不絕。增鐘聲增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

下皆石穴罅。鍛去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談澎湃派而爲此

也。一處見間得其實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講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款坎鏜湯鞳榻之聲。窾坎鏜鞳鐘鼓聲與向

之噌吡者相應。如樂作焉。兩處見聞得其實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吡者

周景王之無射也。亦無射周景王所鑄鐘名。窾坎鏗鎔者，魏獻子之歌鐘也。魏獻子晉大夫

○兩處石鐘與古鐘聲無異。古之人不余欺也。始知古人以鐘名石為不謬。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

有無可乎。人謂石置水中不能鳴蓋臆斷耳。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簡

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

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破人常疑之句。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

之，自以為得其實。破余尤疑之句。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

陋也。結出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東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數十禮忽得此兩句是從古來聖賢遠遠想入

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用意皆二字接包括古今聖賢多少。其生也有自來，

生不苟生其逝也，有所為。死不苟逝，故申呂自嶽降。大雅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甫即呂也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為呂侯後為甫

也。侯是也申申伯也○生有自來。傅說為列星。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逝有所為。古今所傳，不可誣也。略證頓住

韓公貶於潮而潮祀公為神蓋公之生也參天地關盛衰故公之沒也是氣猶浩然

獨存東坡
極力推尊
文公豐詞
環調氣飲
光采非東
坡不能為
此非韓公
不跡當此
千古奇觀
也

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忽然提出氣字來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

乎天地之間。卒猝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張良陳平失

其智。賁育孟賁夏育失其勇。儀秦張儀蘇秦失其辨。一遇是氣則富貴智勇辨皆無所用纔見浩然是孰使之

然哉。頓上起下有力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

而亡者矣。疊四語刻畫氣字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

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以上言古今聖賢歿後必為神是一篇之冒自東漢以來。道喪

文弊。異端竝起。歷唐貞觀太宗年號開元明皇年號之盛。輔以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

璟而不能救。折人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

歸於正。文公排異端明天道正人心。布衣而挽回世教其功尤烈蓋三百年於此矣。宥句得神文起八代之衰。八代

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而道濟天下之溺。公原道等篇與從宏深障百川。迴狂瀾所以救濟人心之溺忠犯人主之怒。憲宗迎佛

骨入禁中。公上表。極諫帝怒貶潮州。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帥洪正而立王庭湊詔公宣撫衆皆危。之公至對廷添力折其黨。四句說盡韓公一生此

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應前接住下。提筆再起蓋嘗論天人之

辨。以謂人無所不至。可以智惟天不容僞。必以精誠感智可以欺王公。人不

可以欺豚魚。易中孚象曰信及豚魚天力可以得天下。人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

心。天○四句承上生下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公有謁衡山南嶽廟詩云我來正逢秋節雨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

非正直能感通須與盡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晴空是誠能開衡山之雲也○天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謂貶潮州○人能馴○句鱷魚

之暴。潮州鱷魚為患公為文投水中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中涸西徒六百里○天而不能弭。米皇甫鏞博李逢吉

之謗。憲宗得公潮州謝表頗感不欲復用之鏞忌公奏改袁州李逢吉因台參之事使公與李紳交門遂罷公為兵部侍郎是不能止謗也一人能信於南海

之民。廟食百世。謂潮州立廟祀公○橫插一筆○天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公自觀察推官人仕貶山陽貶潮州移袁州行軍潮州宣撫鎮州是不能一日在朝也○人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

人也。一點便醒應上人無所不至二句收住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

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齊等之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

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記公於朝潮人之事公也。

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記公於潮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

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哲宗年號五年朝

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

服。凡作記最要補出此一筆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聽其所令民權趨之。卜地於州城

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記新廟下忽作辨難文情湧起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

能一歲而歸。不及一歲而去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

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何嘗不在朝而潮人獨

信之深思之至。焄熏蒿悽愴。鬼神精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

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何嘗專在潮○現前點綴妙解妙喻元豐神宗年號元年詔封公

昌黎伯。昌黎郡名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點出廟門上額潮人請書其事於

石。點出碑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

白雲遊于帝鄉謂公昔日騎龍作馬來白雲於帝鄉手抉淵入雲漢分天章。詩曰倬彼雲漢為章於天謂公以手抉開雲漢分為之天章天孫

為織雲錦裳。天孫織女也言若織女為公織就雲錦之裳○此言公之文章自天而成飄然乘風來帝旁。飄飄然乘高風而降自上帝之

側下與濁世掃粃糠。濁世粃糠喻世俗文章之陋。此言公從天而降為一代詞章之宗。西遊咸池略扶桑。淮南子曰暘

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謂公西游咸池日俗之地而略過於扶桑日出之方。草木衣被昭回光。公光輝發越被及草木猶日月之昭回於天而光明也。此言公被

四表而光為民物之所瞻仰。追逐李杜參翱翔。李白杜甫唐之詩士公與之追逐參列翱翔於其間。汗流籍湜走且僵。籍湜

張籍皇甫湜同名於時而不及公遠甚汗流者言其愧汗如流也走且僵謂其退避奔走而僵仆也。滅沒倒影不能望。日光冲激謂之滅沒反從下照謂之倒影喻公

之道德文章炫耀奪目人不能擬而望之也。此言公之文章道德大莫能及作書詆佛譏君王。謂佛骨表要觀南海窺衡湘。

公被謫潮州跋涉嶺海是謂要觀南海窺衡山湘水。歷舜九嶷弔英皇。九嶷山名在蒼梧零陵之間舜所葬處英皇堯女娥皇女英也從舜南狩道死衡湘之間

公歷行舜所巡之地弔娥皇女英之處。祝融先驅海若藏。南海之神曰祝融海若亦海神公涉嶺外海道祝融為之先驅于前而海

靈。此言公謫潮及所經歷之處。謂驅鯉魚之暴。此言公之物以歛藏約束蛟鱷如驅羊。德足以感神威足以服物。鈞天無人帝悲傷。九天

若亦率怪曰鈞天言大鈞之天無人而上帝為之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時遣巫陽謳吟以下招文公。此言公沒仍歸帝旁。爆牲雞卜羞

我觴。爆牲即犂牛雞卜嶺表凡小事必卜名雞卜鼠卜羞進也言祭以爆牲雞卜之薄而進之我觴所以表誠也。於餐荔丹與蕉黃。公羅池廟碑荔枝黑

令蕉葉黃為迎送柳子厚之歌東坡引用其語以見潮人祭公亦如公之祭子厚也。此言廟中陳祭之品。公不少留我涕滂。傷公之沒。翩然被

髮下大荒。韓公詩云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東坡用此語蓋祝其來享也。歌詞蹈厲發越直追雅。

東坡說宣
公便學宣
公文章諷
勸鼓舞激
揚動人宜
公用時不
見知于德
宗庶幾于
日受知其
陛下與諸
觀六經深
子之崇深
不如讀宣
公奏議之
切當尤使
人主有欣
然響往之
想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蘇軾

臣等猥

委

以空疎備員講讀

時任翰林與呂希哲范祖禹同進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

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

自謙引起

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

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

設一確喻使可轉人宣公奏議

伏見唐宰相陸

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

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

志

極贊

但其不幸仕不遇時

便發感慨

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

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

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

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

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

舉奏議中大要言

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

身之膏盲。荒○盲腸也。心下爲膏。在傳晉景公疾病。秦伯使醫緩治之。未至。公薨。疾爲二。賢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太宗可得而復。反振作頓起下。仁宗當用宣公

之言。臣等每退至西閣。蛤卽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

聖明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取善不必。以時代拘。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

文爲之太息。漢文帝謂馮唐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之下。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帝拊髀曰。我獨不得頗牧爲將。何憂。

哉。魏相條鼂。朝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便宜行家事及鼂錯仲舒等所言請。

施行之上。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贊。此段勸勉仁宗聽。信之言最爲婉切。夫六經三

史。史記及兩漢。史書爲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六幽遠。未學支

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

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以經史諸子形出著議深明。宣公之論便於觀覽推行。臣等欲取其奏議。

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

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直爲乞校正。進御之意。臣等不勝區

區之意。臣等不勝區

區之意取進止

前赤壁賦

壬戌元豐四年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

追劉備備求救於孫權權將周瑜請兵三萬拒之瑜將黃蓋建議以鬪艦載荻柴先以書詐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著餘船繼進去二里許同時火發火烈風猛燒盡北船操軍大敗石壁皆赤赤壁有二

惟薄圻縣西北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瑜破曹處東坡所遊則黃州之赤壁悞也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先賦舉酒屬客誦

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謂明月詩中窈窕一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

斗牛之間斗牛二星○次賦月○風月是一篇張本白露橫江水光接天寫秋景二句縱一葦之所如

凌萬頃之茫然葦謂小舟也葦葦葭之屬浩浩乎如馮平虛御風而不知

其所止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道又飛昇遐舉謂之羽化○賦領受此風此月

者一路都寫樂景於是飲酒樂甚點出樂字扣舷賢而歌之舷船歌曰桂棹兮蘭槳舟中

曰漿後推曰掉擊空明兮泝流光搖漿曰擊月在水中謂之空明逆水而上曰泝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渺渺兮予懷望

美人兮天一方美人謂同朝君子此先生眷眷不忘朝廷之意也客有吹洞簫者無底者謂洞簫依歌而和

欲寫受用現前無邊風月却借吹洞簫者發出一段悲感然後痛陳其胸前一空空闊了悟風月不死先生亡也

後曰論

蘇軾

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鳥不絕如縷舞幽

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離婦嫠婦寡婦也○忽因吹洞蕭發出一段悲歌感慨起下愀然意蘇子愀然正襟

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生出後半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

非曹孟德之詩乎文選魏武帝短歌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孟德曹操字也是為魏武帝先引昔所誦詩西望夏口

東望武昌武昌即鄂州夏口山川相繆同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

郎者乎繆繞也周瑜字公瑾曹操呼為周郎此謂曹操為周瑜敗於赤壁○現指今所遭境方其破荊州劉琮下江陵至江陵至赤壁

順流而東也舳逐艦千里盧旌旗蔽空釃詩酒臨江橫槩賦詩也槩矛

屬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槩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一段借曹公發端其傷心却在下一段況吾與

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小舟舉匏

樽以相屬祝○匏樽酒器之質者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蜉蝣小蟲名渠略朝生暮死○無有曹公軸轆

千里旌旗蔽空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承上而挾飛仙以遨遊抱明

月而長終遐想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終無可奈何也故借此意於悲聲之中○以上擬客發議以抒

下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現前指點逝者如斯。客所知而未嘗往也。客所知

○此句說水盈虛者如彼。客所知而卒莫消長也。客所未知○蓋將自其變者而

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瞬目搖也。客所知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

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客所未知羨字應上。○即水月天地以自解見得天地盈虛消長之理本無終窮况眼前境界自有風月可樂何事

感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推開一步惟

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應前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予之所共

適。客曰况吾與子此日而無與子一酬一對之間差却境界多少客喜而笑。客轉悲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

狼藉。藉謝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結出人在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承上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公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臯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堂

○以大雪中為之故名一客從子。過黃泥之坂。黃泥坂雪堂至臨臯之道霜露既降。

前篇寫實情實景從樂字領出歌來此篇

作幻境幻
想從樂字
領出數來
一路奇情
逸致相逼
而出與前
賦同無一
筆相勝一
部讀南華

草木盡脫。賦十人影在地。仰見明月。賦望顧而樂之。行歌相答。賦自本欲

從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仍用風月二

懷客曰。今者薄暮。薄迫也迫晚曰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願

安所得酒乎。客創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

不時之需。婦更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泛舟復遊。敍出復江

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狀景高情曾日月之幾何。而

江山不可復識矣。感慨予乃攝衣而上。舍舟履巉巖。巉巖高披蒙茸。戎

也。蒙茸草。鋸虎豹。石類虎豹之狀登虬龍。草木有類虬龍攀栖鶻之危巢。鶻鷹屬

於危巢。吾仰而欲攀之。俯馮夷之幽宮。馮夷水神息於深淵之蓋二客不能從焉。上六句又

寫盡。峴嶇險仄。劃然長嘯。嘯。口出聲以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寫出蕭

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先生至此亦不能反而登舟。

舍岸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賦出人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

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甲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

空中著想須臾客去。予亦就睡。舍舟登岸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

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應樂字問其姓名。俛同而不答。嗚呼噫嘻。我

之知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寤。

借鶴與道士寄寫曠達胸次開戶視之。不見其處。豈惟無鶴無道士并無魚并無酒并無客并無赤壁只有一片光明空闊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

者將安取衷哉。入手便作疑詞文勢曲折吾聞之申包胥楚人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

能勝人。證引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

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判斷極得松

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

秋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即物以驗之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

起手以可
必可不必
兩設疑局
作詰問體
次乃說出
有未定之
天有一定
之天歷世
數來乃見
人事既盡
然後可以
取必於天
心此坡公

作銘微意
王氏勳業
與槐俱萌
實此文而
俱永

不必待其已報而後定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此句便是入題筆勢國之將興

暗指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暗指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

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暗指魏公先虛虛說起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王祐顯於漢

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厚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

道不容於時。不食其報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未定

天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王旦相真宗皇帝改景德祥符俱年之間。既定

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與守文太平之福

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跌宕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

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

可必也。前言其可必也審矣此言天之未可必也正是決詞以應天可必之說乎轉盼有情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

敏公。王素○寫世德子孫故又添出一世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

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民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此言王氏之得天未已意思唱

歎不盡。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請李栖筠作陪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

且說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日說而忠

怨仁厚不及魏公父子。請李栖筠乃只爲此句也由是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此

借一相近人出色一番懿敏公之子鞏，拱與吾遊，又添出一世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

以錄之。收結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

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

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體哉！銘意言種槐即是種德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伏案少時慕朱家郭解，俱曩時游俠爲人閭里之

俠，皆宗之。好俠是一篇之綱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仍是然後不遇。

總是豪俠氣概伏下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伏岐亭相見庵居蔬食，不與世相

前幅自其少而壯而晚一出來中叙獨念方山一子轉

由後追前
寫得十分
豪縱並不
見與前重
復筆墨高
絕宋言舍
富貴而甘
隱遁為乃
得而然乃
可稱為真
隱人

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伏山中人見其所著帽。方

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後漢書方山冠似

為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謫黃州過歧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

慥季常也。姓名字並點出何為而在此之詞。方山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

者。緊接妙真似一余告之故。告以謫俯而不答。仰而笑。逼真隱呼余宿其家。

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描寫隱居之余既聳然異之。頓

便作波瀾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追敘前十九年。余在

歧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

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游俠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

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得此一轉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

而豈山中之人哉。應前山中之人然方山子世有勳閥。代當得官使從

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跌。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

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二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

得而然哉。掉轉自得意 句有聲響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

而見方山子儻之見歟。作不凡語 餘波宕漾

六國論

蘇軾

嘗讀六國世家。史記六國 俱有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

發憤西嚮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先怪六國滅亡常爲之深思

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次爲六國代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

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次咎當時策士不知天下之勢下乃發議夫秦之

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

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

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

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此言韓魏爲六國蔽障爲秦咽喉深明天下大勢昔者范雎用於秦而

是論只在不知天下之勢一句蘇秦之說六國意正如此當時六國之策萬萬無出於親韓魏者計不出此而自相屠滅六國之患何至於斯讀之可發一笑

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收者使之附秦也。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

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一反更醒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引證以明已說之實。

據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

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

魏之憂。八句只是一句。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

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此切責韓魏。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

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

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此切責東諸侯。夫韓魏不能獨當秦。

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通篇結穴下只一意。

轉折而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轉一而齊楚燕趙之國。因

得以自完於其間矣。轉二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轉三使韓魏

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轉四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

息內以陰助其急。五轉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此段深著自安

之計在知天下之勢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

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於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

可不悲哉。感歎作結遺恨千古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

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以養氣冒起一篇大意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證太史公

司馬遷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

蕩。頗有奇氣。證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蕩跌其氣充

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申明文為之所形非

親嘗者不能道此轍生年十有九矣。開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隣里鄉黨

意只是欲求見太尉以盡天下激發其志氣。卻以得見歐陽公。引起求見太尉。以歷見名川大川。京華人物。引起得見歐陽公。作文氣。養引起歷見。

山名大川
京華人物
注意在此
而妙言在
彼絕妙奇
文

之人。一 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二 百

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之激發其志氣。三 恐

遂汨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四 虛提以起下四

段 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一 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

想見古之豪傑。二 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

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三 〇本欲說見太尉欲自嵩華黃河京師許多奇聞壯觀說來文勢浩瀚見

翰林歐陽公。修歐陽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

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文章聚乎此也。四 〇又引一歐陽公起部太尉妙 太尉以才

略冠天下。轉擇無痕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

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皆周宣一時人而轍也未之見焉。一句挽上起下且夫人之

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開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

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齊一

收捲勢如破竹故願得見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

大觀而無憾者矣應奇聞壯觀結束筆刀千鈞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

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又自明志氣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

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

教以又幸矣注意洒然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西陵即黃州地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江原北合漢沔

勉○湘沔二水名漢水一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

相若以亭覽觀江流故從江敘起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齊安即黃州即其廬之西南為

亭以覽觀江流之勝點亭字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倒出快哉蓋亭之所

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

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叔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

前幅握定快哉二字洗發後幅俱從謫居中生意文勢汪洋筆力雄壯讀之令人胸曠達寵辱都忘

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

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上聲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

一段寫當日所見以為快至於長州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睥睨。謂

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睥睨。視

貌。周瑜權將嘗破曹操赤壁。陸遜亦權將嘗破曹休。振旅過武昌。權以御蓋覆。遜出入直騎。曰馳亂馳。曰騖。一段弔往古之事以為快昔楚襄王從宋玉景

差磋於蘭臺之宮。有風颯聲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

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

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

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因快哉二字發此一段論端。尋說到張夢得身上。若斷若續。無限烟波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

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快字從其中看出。纔起得張君謫居之快來今張君不以

謫為患。收會膾計稽之餘。會稽指薄書錢穀言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

過人者。與上兩其中字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蓬戶編蓬為戶也甕牖以破甕口為牖也○翻跌而況乎濯

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緊收正寫快哉何等酣暢

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

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升者。烏睹其為快也。反誥更有餘味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

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三句是一篇綱領蓋史於之於

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者。懼後世

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古之銘誌必勒之石或留於家廟或置之墓前

其義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史兼載善惡銘獨記善所以異○此

段申明與史異句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嚴敬也而善

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

子固感歐 公銘其祖 父寄書致 謝多推重 歐公之辭 然因銘重 父而推重 重歐公則 是歸美祖 父至其文 紆徐百折 轉入幽深 在南豐集 中應推為

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

乎史其將安近。此段申明義近於史句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

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

不為又以其子孫之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

始不實。此段言哀世銘不得實起下段當觀其人意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銘以人重此句為通篇關鍵苟託之

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徇私則不公感理則失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

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

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又從觀其人翻出公與是一語見今世之銘并其義之近於史者亦失之矣然則孰

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此一轉徐徐引

入歐公身上來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公於眾人則能辨焉。

是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

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辨之甚難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

能辨之不惑而是議之不徇而公○此以見必畜道德者而後可以為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道從

德惻到文章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此以見必畜道

德而能文章者而後可以為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此段申明能盡

公與是必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下便可直入歐公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竝世而有亦或數

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可直入歐公矣

偏又作此一頓文更曲折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千里來龍至此結穴先

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挽上略頓

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於所可感則往往盡入興

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盡傷痛也○波蕩況其孫子也哉收轉感慨咽嗚其

追睇希祖德睇明不明之際也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推一賜於鞏而

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即感德圖報意頓住下乃發出絕大議論正是銘與史異用而可以抑又

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

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則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闊二字曲入引二生入道讀之覺文章聲氣

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逸

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媿以懼。遙前應段為人之

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

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銘一人而天下之為父祖子孫者皆知所警勸其為美更多於作

激是猶一人之私耳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以感所論世族之次。敢不

承教而詳加焉。承歐公來書之教而加詳愧甚不宣。并結出自慚意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趙郡蘇軾。予之同年友也。是蘇軾說入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

曰黎生安生者。點出二生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

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

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及者也。敘出二生之文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

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一總頓住頃之。黎生補江甯府司法參軍。

去聖賢名教不遠

將行。請予言以爲贈。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

求於外耶。通篇意在勉二生以行道不當但求爲文詞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插入安里

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益將解惑於里人。因迂闊解惑二句生出下兩段文字

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自負不少知信乎古而

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

知也。迂闊至此世之迂闊孰有勝於予乎。疊一句妙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

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

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一段答他答以爲迂闊句然則若予之於生，將何言哉。

謂予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

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應前錯落有致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

焉。必能擇而取之。一段答他解惑千里人句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

也。照起作結

文不滿百
字而抑揚
吞吐各盡
其妙

別子固而
以正之陪
說交互映
發錯落參
差至其筆
情高奇淡
而瀾遠自
令人尋味

讀子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子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

秦。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秦獻之昭王客有能為狗盜者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幸姬為言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得出。立案

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徒然不然。擅齊

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駁得

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斷得盡○疾轉疾收字字警策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

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兩非今所謂賢人者見其俱以古處自期也○

今提。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

師若友。豈盡同哉。先翻同字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

無窮

聖人而已矣。次點學字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

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接上相似總點同學○合寫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正

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空中立說句法變換自成雋永予

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醒發同學二字先後綴映百倍精神子固作懷

友一首。疑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

爾。此處微分主客是文家點題法夫安驅徐行。轡吝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室。轡車踐也舍二賢

人者而誰哉。寫出二人階級到底只用合發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

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插入自己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

也。結出別意同學兄弟每每若此言之慨然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正文只此二句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浮圖僧也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

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敘出所由名距其

僧遊華山
洞發揮學
道或敘事
或詮解或

摹寫或道
故意之所
至筆亦隨
之逸興兩
眼餘音不
絕可謂極
文章之樂

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通篇借遊華山洞發揮故先點出洞

名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伏篇末案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華山。

今言花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開文生趣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

遊者甚眾。所謂前洞也。點前洞是實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

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點出後洞是王予與四人擁火

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隱下正有怠而欲出者。曰不

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以上敘遊事筆筆伏後議論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

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借此

以喻學之深造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頓既其出。則或咎

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乎遊之樂也。歸結在此一句於是予

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

思之深。而無不在也。文情開拓夫夷以近。則遊者眾。應前洞險以遠。則至者

少。應後洞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

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接入主意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

亦不能至也。翻跌盡致亦以曲折遞下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

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挽上擁大句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應答

其欲出句而在己爲有悔。應悔其隨之句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

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無悔與譏便是有得真論學名言○一路俱是論遊按之欲俱是論學士人指力到時頭頭是道州上山梁同一趣也

予於仆碑。應篇首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

者。何可勝道也哉。無限感慨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直至此方點明學者記意寓體收拾已盡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

平父。安上。純父。點四人結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

起手敘事以後痛瀉

淋瀝無窮
悲涼總是
說許君不
當以大州
宜以秦州
海陵縣主
簿終此作
銘之旨也
文情若疑
若信若近
若遠令人
莫測

者也。

點得
有致

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

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略頓寶元年號時朝廷開方略之

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

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

長才屈於下位
者不堪展讀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

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一句繼
下發議

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

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阻語固宜。齟齬○謂不遇也此是
另一種人提過一邊

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

不可勝數。似說許又
似不說許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稅之時謀足以奪

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韓非工說而發憤于韓王李廣善
戰而終拙于漢武千古恨事不少嗟乎

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收上妙
不盡說君年五十九以嘉祐仁宗
年號某

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楊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規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指范鄭諸公嗚呼許君而已如斯。誰或使之。感慨不盡

增批古文觀止卷十二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 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提一句作一篇之冒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聲道

之險。一難水有瞿塘灘。衍預之虞。二難跨馬行。則竹間山高者。累旬日

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為之掉

聲。陸行粟。之難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窩。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

土沈。下鮑魚鱉。行水其難至如此。總鎖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

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於其地。極言遊歷之難。句句伏下案嗜奇

先難遊蜀
庭學之能
遊是正文
繼敘己之
不能遊與
前作反觀
未更推進
一步起伏
迴路轉真
神明變化
之筆

之士恨焉。

應奇字頓住

天台陳君庭學能為詩。

材有文

由中書左司掾。

硯○掾官屬

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

任有力

由水道至成都。

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

皆成

之所居。英雄俊

傑。戰攻駐守之迹。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

迹成都人物形勝思致勃勃

庭學無不歷不歷覽。

無虛不遊

既覽必發為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

有遊

得於是其詩益工。

挽能為詩一筆遡緊

越三年以例自免歸。

壯疆不

會予於京師。

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多矣。

山水一應

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

材非

有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

非仕有力

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

極海之際合為一家而予齒益加耄矣。

非壯疆

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

得乎。

收轉庭學一句下又推開

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

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

於山水之外者乎。勘進一層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應愧結字

閱江樓記

宋 濂

金陵為帝王之州。金陵即江南江寧府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

應山川之王氣。六朝謂東晉宋齊梁陳也。五代時徐知誥號為唐南逮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

之。由是聖教所暨。罔間朔南。暨及也。朔南朔北與極南之地也。禹貢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存神穆清。與天

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為天下後世法。二句是立言本旨京城之西北。有獅

子山。自廬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廬龍山名。蜿蜒龍屈伸貌。虹蟠遶也上以

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先點作樓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為閱江

云。次點樓名。已上敘事下發論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

地設。以俟夫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登高一呼氣勢雄潤當風日

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平闌遙矚。竹○山巔曰椒矚視之甚也必悠然而動遐

奉旨撰記 故篇中多 規頌之重 而為莊言 之體真臺 閣應制文 字明初朝 廷大制作 皆出先生 之手洵堪 稱為一代 詞宗

思。一思字生下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

固。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小雅沔。彼流水朝宗於海。言流水不知所向也。必曰。此朕櫛風。職沐雨。戰勝攻取之

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一段思有以懷諸侯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

上下。番舶。白接跡而來。庭巒琛丑深切。聯肩而入貢。船海中。大船琛寶也。必曰。此朕

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陲之遠。益思有以柔之。一段思有以柔遠人

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均足之煩。農女有捋彎入聲桑

行醯。葉之勤。皸足拆凍裂。捋取也。醯饋也。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於衽席者也。萬

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一段思有以子庶民。○從閱字注。一大段議論體裁宏達。觸類而思。不一而

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

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一總文勢開宕彼臨春結綺。起非不華矣。齊雲

落星。非不高矣。臨春結綺。齊雲落星皆古樓名。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不

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又歎前代所建之樓以寓箴規意。雖然。長江

發源岷山民。在蜀委蛇移。七千餘里而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

倚之為天塹。籤去聲。應篇首。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

矣。前從閱字上注想此。又從江字上點綴筆無滲漏。然則果誰之力歟。呼一句承上呼下。逢掖之士。逢掖大衣也。儒行邱少居魯衣

逢掖之衣。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

鑿之功。同一罔極。可謂贊揚之至。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既頌君又諷臣

意極周匝得體。臣不敏。奉旨撰記。欲上推宵旰。斡圖治之功者。勤諸貞珉。民珉石

之美。他若流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結又補出此意何等鄭重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仰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司馬季主漢時善卜者。季主曰。

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憊者思曠。帝

熱伏藏也。憊煩悶也。嚏鼻塞。嚏嚏三句喻廢久則思用。吾聞之。蓄極則洩。悶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

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六句喻廢極則必用。僕竊有疑。願

通篇只說得一個循環道理。與緊喚醒東陵侯。全在何不思昔者一句。以總發明此

意世之人類多時命之感讀此矣可以曉然

受教焉。當復用而終不用故疑而欲卜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為。卜已決疑既已

喻之何待於卜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不知之深雖喻猶疑何可不卜季主乃

言曰。嗚乎。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

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泛言不必卜之理下乃轉入正

之旨。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人。昔者謂見用之日今日謂處廢之時○思字應上三思字應東陵知

既廢之當用而不知既用之當廢也季主點醒他全在此二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

梗。昔日之瓊蕤。誰玉樹也。露蠶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鄰

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荼冬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

菽。昔日之蜀錦齊紈也。燐鬼火象白駝峯皆美味○六段由今思昔現前指點何等醒快昔日之所無。今日

有之。不為過。暗指昔廢今用者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暗指昔用今廢者是

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

高邱之下。必有浚谷。句句與東陵之言相對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為。應前作收緊

青田此言為世人盜名者發而借賣柑影喻滿腔憤世之心而涕出之土外而取絮其中者聞亦可以少愧矣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會出之燁葉。然玉質而金色。剖

其中。乾若敗絮。需去聲。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映銜外意。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

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為欺也。

提出欺字作主通。篇俱從此發論。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寺吾軀。吾

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於子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

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欺世盜名。舉天下皆是下歷。說居官之為欺者以實之。今夫佩虎符。坐臯比

者。比虎皮也。恍恍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臚吳起之略耶。武將欺。峨大

冠。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尹臯陶之業耶。文臣欺。忽發兩段。

大議論。文臣武將何處可置面目。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斃

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飶

於去聲。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

天道為智
力之所不
及然盡人
事以合天
心即天亦
有可謀處
此文歸到
積至誠用
大德正命
祈天永命
工夫古今
之論大道
人事者乃
得此乃見
透快

其外敗絮其中也哉。承上兩段細寫之借題罵世之文得此遂為酣暢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

柑。作反詰語極冷雋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滑稽諛諧

也東方朔善談諧號滑稽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結出立言之旨

深慮論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從人事側到天道為一篇議論張本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疆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人事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天道引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人事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景帝三年○晁錯愚七國強大請削諸侯郡縣吳王○濞膠西王印膠東

王雄渠蓄川王賢濟南王辟光
禁王戊趙王同舉兵反○天道

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

人而王莽卒移漢祚。

天道○引
漢事一證

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

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

天道○引東
漢魏晉一證

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

貞觀二十二年
有傳秘記云唐

三世之後女主武氏代有天下。上蜜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觀天象俯察歷數
其人已在陛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

如○而武氏則日侍其左右而悟之。

天道○引
唐事一證

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

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

人而不知子孫卒困於

敵國。

天道○引
未事一證

此其人總承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

之機。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

哉。

跌蓋可智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

總斷一筆應上天
人二意關鎖甚緊

良醫之子。多死

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

跌乃工

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

又引巫醫以為不能
深慮之喻。尤見醒快

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

此段責豫
護不能扶
危於智氏
未亂之先
而徒欲伏
劍於智氏
既敗之後
獨闢見解
從來未經
人道破通
篇主意只

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此段纔說出工於謀天而能為深慮者一篇主意結穴在此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反掉作結尤見老法

豫讓論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然。保治於未亂。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就正意泛論起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炫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暗貶豫讓一流人作一篇之冒蓋常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

在讓之死
固忠矣二
句上先揚
後抑深得
春秋褒貶
之法

為之報讎。趙襄子約韓魏大敗智伯軍遂殺之盡滅智氏之族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讎 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

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寬一筆 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

有未忠者存焉。二句為一篇綱領 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

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

初豫讓入襄子宮中欲刺襄子彼獲襄子義而釋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讓曰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申讓之死固忠句

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

中行杭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

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

矣。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獲之襄子曰子不嘗仕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仕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使丘環讓之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畏襄子義之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遂伏劍死○申處之死道有未忠句

段規

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桓。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

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不如

與之彼狂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向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變矣康子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以無故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智氏之命必不長矣桓子亦與之○請規章作陪客隙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

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

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智伯帥韓魏之兵圍趙城而灌之鄆疵謂智伯曰夫從韓魏而攻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遂滅智氏○又請鄆

趙趙亡難必及韓魏韓魏必反矣智伯不聽襄子陰與韓魏約夜疵作陪客○兩段先就他人翻駁國士二字而豫讓可見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

國士濟國之士也注一句起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爲

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

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

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

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

日伯雖冥頑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

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一段代爲

豫讓書策

信手拈來都成妙理所謂扶危於未亂之先而申國士之報者如此

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

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敗曾若

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升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

足道哉何足道哉

安有既命為國士而旁觀其主縱欲荒暴不救其亡者乎如此辨駁足令九泉心服

雖然以國士而論

豫讓固不足以當矣

轉開

生面彼朝為讎敵暮為君臣天上覲

然而自得

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覲面目貌○結處忽與豫讓無限感慨

親政篇

王 鏊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分蓋

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闕

而不得上聞上下閒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為否也疏分交則

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雙承側君

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閒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

稽核朝典融貫古今而於興復內朝之制深致意焉人主親賢士大夫之官多親宦日少則上下之情通

而奸偽不
得壅蔽矣
誰謂唐虞
之治不可
見於今哉

維持而已。虛文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二句推何也。國家常

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

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

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上下之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

上懸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與明目達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

復古內朝之法。此句為一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正朝。詢謀

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

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玉藻禮蓋視朝而見羣

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注玉藻四句。

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

六百石為外朝。一段言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

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西曰太極殿。

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

事。蓋古之內朝也。一段言唐制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

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

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

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鞞。蓋亦有三朝之遺意焉。挽一句法變

一段言宋制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帟也。內朝

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再提三朝之象閉穉作渡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

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

然非缺也。立言本旨專注內朝故特筆提清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

明初之制有正朝外朝而內朝獨缺乃以臨御武英等殿證合內朝識議俱見精確洪武太祖中。如宋濂劉基永樂成祖以來。

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常奏對便殿。於

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一段言明制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

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上下不交。弊日益甚。孝宗年號宏法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無限感慨。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剗產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二殿。倣古內朝之意。著緊在此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論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交泰之象。固自如是。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外朝內朝雙結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收盡通章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尊經閣記

王守仁

六經不外
吾心吾經
自有六經
學道者何
事遠求返
之於心而
六經之要
取之當前
而已足陽
明先生一
生訓人一
以良知良
能根究心
性於記略
已備具矣

經常道也。劈手便疏經 字冒下三段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

身謂之心。心性命三字為一篇之綱 領心字又為三句之綱領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

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

道也。一段提出 心性命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

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

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序也。別也。信

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

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二段推出 四端五倫以言其陰

陽消長之行。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其

歌咏性情之發。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

其欣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則謂之春秋。

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

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三段疏出六經。○心性命之論。了然洞達。凡三見而不易一字。斯盡理學。葛藤下乃歸到尊經之意。雲淨水空。斷無凝滯。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

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

歌咏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

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說六經而歸之於心。纔是實學。

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

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咏

情性。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

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

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一言志吾心。卽所以爲經。一言求之吾心。卽所以尊經。分兩層說。得至平

至易獨探聖賢真種子蓋昔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

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喻一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處處不脫吾心二字 兩語為一篇關鎖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

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即前喻再喻而世之

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察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

義之末涇涇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

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亡散失至為寶巨人丐夫而猶囂囂然

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即前喻再喻○只是一喻翻別愈折愈醒可為

不知尊經者戎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感歎不盡尚功

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

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辨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

傲弟見化
於舜從象
祠想出來
未經人道
破富與柳
子厚毀鼻

以為通經是謂賊經。

學亂經侮經賊經三項正與尊經相反惡似而非不可不深辨也

若是者是并其所謂

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甯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

仍點前喻掉轉尊經勁甚快甚

越

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

臥龍山在越城內

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大

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

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

纒點出尊經閣

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

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入題只此數語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

則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已。仍歸心上作結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宣慰安君

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出提

毀字發義

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波折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

亭神記參
看各闢一
解俱有關
名教之文

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因祀焉。舉

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庫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應毀之句象之

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壞於有鼻而

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故為疑詞跌起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

及於其屋之烏。劉向說苑愛其人者兼愛屈上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祠者為

舜。非為象也。推出祠象之由奇確意象之死。其在于羽既格之後乎。舜命禹征有苗三句苗民逆命禹班

祠。獨延於世。吾於是蓋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

且久也。以上從舜德看出當祠以下從象化看出當祠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

見化於舜也。始終二字伏後斷案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瞽瞍亦允若。諧和也烝進又善也格至也言舜遭人倫之變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允信也若順也則已化而為

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奇思進治之善。則不至於惡。不底於

解。

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證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

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

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

於舜。再證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

也。落到象祠上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

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推開一筆下急收住然則

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苗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一篇

議論只二語結盡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

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結出

勉人○正意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

一死而幸
免于死忽
死傷心慘
目悲不自
勝作之者
固為多情
讀之者能
無淚下

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正德二年先生以兵部主事統救戴銑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投宿土苗家。予從籬

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安頓一筆有情明早遣人覘

聲。已行矣。薄午。博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

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吏目死獨作揣摹妙簿暮復有人來云。坡下

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

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敘三人之死作一樣寫法念其暴僕骨

無主。將二童子持畚本插往瘞之。瘞埋也二童子有難色。然亦懼予

曰。噫。吾與爾猶彼也。傷情處只在此一語二童閃然涕下。請往。自然感動就其傍山麓

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于○孟飯器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

哉。繫衣何人。繫何人。不識彼之姓名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告以己之姓名吾與

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為茲山之鬼乎。疑訝古先作

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

再作

悲憫 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為乎

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

為五斗喪身又益以爾子與僕言至此為之悽絕

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為乎吾

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升其憂者。夫衝冒霜露。扳班援崖壁。行

萬峯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

能以無死乎。瘴癘固能死人憂鬱之死人更堪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

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前云蓋以子與僕此云不謂子與僕婉轉情深皆爾自取。謂之何

哉。戀茲五斗而來又不勝其憂非自取而何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乃使我有無窮之

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毀如車輪。亦

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一反一轉有非

常苦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

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

亦宜復為爾悲矣。有情歸之無情深於學問之言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

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

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莫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通○言雖身處

異鄉總同在天之中不必悲也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

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

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鳴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灑灑落落足以慰死吾苟

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

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

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厲於茲墟兮。精誠可以格幽冥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論者以竊符為信陵君之罪。信陵君魏公子無忌也秦圍趙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平原君遺書公子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

秦留軍壁鄴平原君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人急人之困也公子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夷門監者候生教公子請如姬竊兵符於王之臥內公子嘗為如姬報其

誅信陵之心暴信陵之罪一層一深

節深一節
愈駭愈醒
愈轉愈刻
詞嚴義正
直使千載
揚詡之案
一筆抹殺

父讎果盜兵符與公子奪晉鄙軍救邯鄲存趙

余以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一句立案夫彊秦之暴亟矣。

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亡則魏且為之後。趙魏又

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為之後。天下之勢未

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

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

先論六國大勢明信陵救趙之功欲擒先縱此寬一步法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

陵君之心也。一語扼定主意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提清趙不請救於王。

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

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

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為魏也。非為六國也。為趙焉耳。非為趙

也。為一平原君耳。層層駁入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

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

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又反證二層更醒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

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

姻戚之用。論論刺入心髓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為虜於秦。是傾魏國

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又設一難以詰之信陵真難置喙

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

姬為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又生

一枝節以為後半篇議論張本余以為信陵之自為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於王。不

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為信陵

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

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

夜勸之救。不聽。則以其欲為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

悟矣。一段代為區處反筆敲擊愈讀愈快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王亦不負趙。二人不負

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爲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

內則幸姬。外則隣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

是魏僅有一孤王耳。作一總收深明信陵之非使之無地逃隱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

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

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

王。蓋君若贅旒。同留久矣。穰侯秦昭王相魏內虞卿趙孝成王相解其相印與魏齊亡由

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深一層說。其爲魏也。爲

六國也。縱竊符猶可。深其爲趙也。爲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

然得之。亦罪也。深雖然。魏王亦不得爲無罪也。上因罪信陵而並罪侯生如

澹涸映帶兵符藏於臥內。信陵亦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

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

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矣。插喻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

澹涸映帶

議論不窮

上因罪信陵而並罪侯生如

深一

穰侯秦昭王相魏內虞卿趙孝成王相解其相印與魏齊亡

莫敢不肅。

立此二語漸收拾前文

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

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漸。豈

一朝一夕也哉。

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由此言之。不特眾人不知有

王。王亦自為贅旒也。

如此立論方是根究到底

故信陵君可以為人臣植黨之戒。

魏王可以為人君失權之戒。

兩語相結全局俱振

春秋書葬原仲。翬

揮

帥師。嗟

夫。聖人之為慮深矣。

莊公二十有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秋公子友即季子也如陳私行也原仲陳大夫隱公四年秋翬帥師翬魯卿羽父也宋公乞師翬以不

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書葬原仲以戒人臣之植黨書翬帥師以戒人君之失權此聖人之深慮也○結意凜然

報劉一丈書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餽

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

謝餽遺

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

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

謝念及其父

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

去聲

位。語

不才。

相愛情深方有此語

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

提過

至於

是時嚴介
溪攬權俱
是乞哀昏
暮驕人白
日一輩人
摹寫其醜
形惡態可
謂盡情末

說出自己
之氣骨兩
兩相較薰
猶不同清
濁異質有
文關世教之

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二句伏後案

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借乎字一轉生出無數議論

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

以私之。卽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卽出見。尊嚴若神立廡中僕馬之

間。惡氣襲衣袖。卽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

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卽明日又不敢不來。筆曲

一接刻畫盡致夜披衣坐。聞雞鳴卽起盥櫛。職○盥洗手櫛梳髮走馬抵門。門者怒曰。

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可發一笑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

時出見客乎。厲聲不堪客心恥之。至此亦覺難受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

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廡中。故意描摹幸主

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

則上。所上壽金。主者固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疊句

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歷敘醜態如畫

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勿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

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

虛言狀。寫馬上兩厚我急語神情逼肖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

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

以冷語結前案長者謂僕能之乎。以下乃言不孚之病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

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去聲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

之。若有追遂者。斯則僕之褊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

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得無厭其

為迂乎。一段道出自己氣節以少勝多筆力峭勁

吳山圖記

歸有光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先提清吳縣其

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

因令贈圖
因圖作記
因贈圖而
知令之不

能忘情於民因記圖然知民之情不能忘情於令婉轉情深筆墨在山水之

子之遺跡。靈敷獨另寫妙若虎邱劍池及天平尚方支硎。刑皆勝地也。而太

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太湖又另寫妙

○以上敘次山水作兩番寫錯落多致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為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

入為給事中。君之為縣。有惠愛。百姓扳班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

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為贈。敘出圖山之由夫令之於民。誠重

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

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忽起一峯文情排宕君於吳之山川。蓋

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

固宜。頓一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又拓開一筆昔蘇子瞻稱

韓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思黃州詩。子瞻為更

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

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昔魏公美用晦絕妙引證君今去縣已二年矣。一日與余

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點作記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絕有餘韻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浮圖釋氏之稱。文瑛僧之號也。居大雲庵。環水。卽蘇子美。名舜卿。滄浪亭地也。明

來。歷。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

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吳越王錢鏐臨安人。唐末據臨州。梁封爲吳越王。諡武肅。傳國四世。至宋太祖時入朝。國亡。○落想甚遠。

廣陵王鎮吳中。治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

偏。迨淮南納土。入趙宋。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蹟在蘇州府學東南。最後

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亭變爲庵。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

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庵復

爲亭下。發感慨。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

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

忽爲大雲庵。忽爲滄浪亭。時時變易。已足喚醒世人。中間一段。點綴憑弔之感。黯然而動。色至末一轉。言士之垂名。不朽者。固自有在。而不在乎亭之猶存也。此意。開人智識。不淺。

先生平生大節不必待文集始傳特後之人語其詩歌文章蓋足以發其忠孝之志不必於中聲當此序深也此旨文得此浩蒼

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

合挽庵與亭一筆寫得淡然

雖然。錢鏐淡流因亂攘竊。

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

一時之盛。

頓

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

繳

可以見士之

欲垂名於千載。不與澌

斯

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

澌冰索也。○一篇曲折文字主意只在此一句

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遊呼之為滄浪僧云。

晴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

名鍊字純甫。會稽人。

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構其

罪。力賴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

先生抗疏言嚴嵩父子誤國請戮之。以謝天下詔榜之數十謫出塞外。

當

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

橫插一句妙

已而君纍然攜妻子。出家塞上。

會北敵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出沒。不及飛一

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馘。

國

以為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

涼讀之凜
凜有生氣

所控籲。預○曠職冒功毒害生民古今一轍君既上憤疆場之日弛。而又下痛將士諸日

營森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指上一段言數嗚呼歛歛而以其所憂鬱發

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即集中所戴諸什是也。出詩文之有集多少曲折君故

以直諫為重於時。而其所著為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

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構。而君之禍作矣。宰執帥府恨先生切骨竄名白蓮教中戮于邊先生垂名千載

全從此禍得來○未足為恨君既沒。而一時閫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

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哀輯

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子序之首簡。作出

序意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喝一孔子刪

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對士之什。

竝列之為風。疏之為雅。不可勝升數。上聲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

子不遞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刪詩不必皆中聲獨見其大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

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

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

錄之者。上引小弁巷伯此引屈原伍胥諸人俱以孔子夾寫正極力推尊處君既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

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

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

固矣。二十三字作一氣讀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

予謹識之。應遺字收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古之旨與否。非所

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結有餘波

蘭相如完壁歸趙

王世貞

蘭各相如之完壁。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爲信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

使蘭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城趙使其從者懷璧從徑道亡完壁歸趙○璧首一段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脅

相如完壁歸趙一節至今凜凜有生氣固

無待後人之訾議也。然懷璧歸趙之後，相如得無以趙國者，如得無以趙國者，以免禍者，直一時之僥倖耳。故中間特設出一段，以正之論，以為古人臣保國保身萬全之策，勿得視為迂談而忽之也。

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

情謂詐趙之情也。秦非欲謀趙，其情止欲取趙之璧。

趙得

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

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

子璧畏也。復懷以歸挑其怒也。○此

段言止有子與弗予兩說，不當既予而復懷歸。

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

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

畏棄璧，則莫如弗予。

相如謂趙王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許曲在秦，此言趙弗予璧亦無所曲以辨其趙不許曲在趙之說。

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

秦王

從相如之言，齊戒五日，設九賓禮於庭，引相如受璧，勢不得不予趙城也。○作一颺。

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

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

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

芥也。

既不可以城易璧。

大王弗予城而給璧，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

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

又不可以璧易信。

秦王未必不返璧也。

此段代為

又長固數
奇不偶然
而置身幕
府為天子
寫歎不可
謂不偶矣
而竟抱憤
而不卒何
不善全乎
非石公識
之殘編斷

相如畫策譬可以還趙而直亦不在秦

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

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僂相如於市武安君秦將十萬眾壓耶寒

鄆而責璧與信邯鄲趙都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

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言相如歸璧而獲全無害者乃一時之幸非人力也若其勁澗閔趙王與

澗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筑是勁澗池也柔廉頗相如一旦位在廉頗之右廉頗羞為之下欲辱相如相如嘗畏避之嫌頗曾荆謝罪卒相與驩是柔廉頗也則

愈出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餘波作結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

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通篇從數奇二字著眼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

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

威鎮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

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其才其品固足增重會得白鹿屬祝公長作

簡中幾埋
漫千古矣

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
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然意不偶。應數奇一結文長既

已不得志於有司。接履試輒蹶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

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崩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

物鳥魚。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所見至此作一氣讀其胸中

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

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詩評新確雖

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國而事人者

所敢望也。巾幗婦人冠。極抑揚之致。此段論其詩是袁石公之文。即是徐天地之文。悲壯淋漓。睥睨一世。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

不以摸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并論其文文長既雅不

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

於越。悲夫。總承詩文一結。正見數奇不偶。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挽詩一筆妙蒼勁中姿媚

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并繪其書間以其餘旁溢

為花鳥。皆超逸有致。并論甚重○文長詩文字畫皆自性中流出不假人工雕琢者也卒以疑殺其繼室。下

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

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極寫小可一世之狀或自持斧擊破

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操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

餘。竟不得死。寘為玉碎無為瓦全可傷可痛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又挽詩文妙無刻本集

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託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

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數奇不偶一語收盡石公

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

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

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

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

胡為不遇哉。生則見於君臣沒則見重於後世身雖不貴未為不遇也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

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也無之而不奇斯

無之而不奇雞也悲夫。贊語亦極詠歎之至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州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入手便題出五人來歷至

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闈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

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點墓碑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

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

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

矣况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激激何也。文公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良然予猶

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

歛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吳民好義如此緹騎題按劍而前問誰爲

論事隨叙
事而入感
慨淋漓激
昂盡致當
與史伯夷
公屈原二
朽傳竝垂
不

哀者。衆不能堪。扶叱而仆之。扶擊也。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毛一爲魏

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

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一時義勇如見。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

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點五人姓名。卽今之僇

豎然在墓者也。句宕甚。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

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

五人之脰。豆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寫五人凜凜若

生嗟夫大闖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文情開宕

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

曷故哉。此言五人之死義爲尤難。且矯詔紛出。拘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之

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闖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

待聖人之出。而投繯。絰道路不可謂非五人力也。懷宗卽位。謫魏忠賢。鳳陽看皇陵。忠賢行

至阜城知不免誅殛因自經死
○此言五人之死關係甚重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

暗指魏黨

一旦抵罪。或

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

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

將此輩與五人兩兩相較尤妙在不說煞

是以蓼洲

周公忠義暴

僕

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

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

斯固百世之遇也。

五人至今猶生誰謂五人之不幸哉

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

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

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

反掉一段文勢振宕

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

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

點出

作記

賢士大夫者。罔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點出賢士

大夫應起作結